BJ
1558
C5H35
v.8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十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省愆

仕宦之間暗觸禍機衽席之上寄涉畏途輪迴之中枉入諸趣故世間有怨府畏途禍胎鬼趣積習宴安於其中不自覺悟者可謂賢乎

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奮然振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毒

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
以爲益也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
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
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已是被人點破便
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劉卞公有云常人以嗜慾殺身以貨財殺子孫
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四者

豈不快哉

唐太宗嘗謂執政朕常恐因喜怒忞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惡人違已苟自不受諫焉能諫君

鄭公之甍唐太宗自製碑文并自書後爲人所間詔令仆之及征高麗無功深悔是行乃嘆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旣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柳宗元貶柳州劉禹錫貶播州柳以禹錫侍親播州最惡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授連州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

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

章惇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

唐羅紹威殺其牙軍八千家雖去其逼而魏兵

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李廣數不封侯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塞外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功取侯者何啻數十而廣竟無尺寸功得封邑者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

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日禍莫
大於殺已降此將軍之所以不得侯也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將彀弩射之道有行者
梁君咄止之行者不止雁羣駭而飛梁君怒
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曰此人宜殺之蓋雁
難得人易得孰謂人爲貴哉梁君怒解乃與
龍上車歸因歡呼曰人獵惟得禽獸吾獵得
善言而歸

孔道輔自謂聖人之後高自標置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荅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大笑後以事黜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一夕暴卒

唐鄧謁少爲縣吏見辱於令因悔悟握刀截其髻着縣門矢之曰苟學不成有如髻遂築書堂肄業博通經史舉入京師時名大振

士大夫不聞盛衰倚伏之理寛親平等之法瞋

如烈火怨結祟丘道民從旁冷眼覷之因慨嘆迷人爲無明纏縛無從脫離大可憖念世人作業轉深而我道心轉切今則猢猻布袋老鼠牛角討無復之惟有此一條大路二六時中澡身汰志日有勉勤省過思諐更增恐怖五鼓聽醒想昨日所行事檢點稍有不愜便生大惶懼汗流浹席即檢點都無不愜而惶懼流汗亦時有之蓋自居官時而已然一

日視事皇皇汲汲務施俸錢若干濟窘急若干活人命若干雪寃枉若干有之亦懼無之則大懼小作過則懼有時作善亦懼又何暇思陞美官營家產

天非私富一人盖托以衆貧者天非私貴一人蓋托以衆賤者貧賤人食力營業自家血汗自家消受天之鑒察反寬富貴之人擔爵食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過更深

欲求富貴者在乎立志欲求福壽者在乎存心

一切術數之說不足計也

凡有望於人者必先思已之所施凡有望於天

者必先思已之所作

陸平泉先生謂人云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

借房子住居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

謂大限或曰不盡然若借房人安分守法不

得罪於主人彼此相得容再住幾年亦有此

理

天若棄絕人則差容悅以驕其氣天若教導人則差橫逆以練其心彼奉天差而我不聽則我悍矣彼代天教而我不領則我愚矣

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而煩惱或見君子而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業相也

能改過則天地不怒能安分則鬼神無權

賈似道母嘗設齋有道士齋罷覆鉢於案而去衆取鉢不動啓似道親舉之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開花結子在緜州後爲鄭虎臣殺於木緜菴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

白鐸落西國盛德人也病失一目曰故有兩譬今去其一天之恩也

家願語錄云薄於修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世皆是使造物何以厭其後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為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倒以老成為迂濶及歷事多而情理現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故涉世之方惟有直道以事人而虛衷以御物

炎涼之人自已不知有識者觀之不覺其可羞矣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悔字

月道人自題像贊云居於跨鶴之里產於驢鞴

之邦七閩生還之地六詔蔓莚之鄉萬里鐵
橋銅柱四代鳳誥鸞章一身進退維谷幾番
治亂興亾自幼孑然而出生旦淨丑俱粧每
事不敢過當面目畱見閻王今生三不可及
明之程濟唐之李泌宋之司馬光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
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可欺君耶萊
公年三十餘受知太宗欲使爲相嫌其年少

公乃服地黃蘆菔以反之髭髮尋白夫不冐
於十九年之時而速化三十之後何十年間
而前後迥別耶甚哉不變塞之難也
王陽明先生筮仕刑曹適輪提牢覩諸吏豢豕
惻然恚曰夫囚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
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豢豕是率獸食
人食也羣吏請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
生曰豈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給諸囚至今不

復奏豕云後同里有官刑部語及其事者先生顰蹙曰此余少年不學茲聞之尚有餘慙子乃以爲美談耶其人未達曰上宣朝廷之德意下軫囹圄之罪人本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悔之以爲罪過何也曰當日憑一時意見揭揭然爲此置堂卿於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

寒士一經遴擢遂忽寒士之體經鐫削仍作貴

倨之容夫假則俱假眞則俱眞不應寒士獨假貴人獨眞也且一予一奪俱出朝廷本無而予之則有偶有而奪之還無彼淸華之選原非可據之物而一日爲之便終身認爲巳有亦可笑矣朱平涵言趙文肅以詞林遷謫後入南銓不肯折節冢卿彼學道人而猶若是信習氣之難除也

鄭漢奉曰今士大夫好捐貲起塔施僧而助貧

賑之則甚纖嗇此非眞能輕財者不過求福利耳以求福利而施舍陋矣又於仕進頗澹而子女財帛不勝其戀愛此亦非眞澹者以爲聲望耳恬愉之人何所不澹也貌和而心狠行穢而言清藏裂眥於嬉笑伏戈甲於尊罍利害太明人我太重恩讐太分城府太深機械大巧下者竊取大利最高者並盜賢聲此輩得志斷非國家之福也

不爲過三字瞞却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抹却多少體面

陶梅林云卒然逢人怒罵之時一生病痛有父兄所不及誡師友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托出此際正須返觀速改不可草草聽過

亾國之主其愚亦出天賦齊祖受禪宋主自宮中出猶謂左右今日何不奏鼓吹絜兵已圍建康宮中有數百具榜左右請爲城防東昏

猶欲罵作殿不肯與之無卯至於如此即使
忠臣輔之亦不能爲児在奸雄睥睨中邪
晉惠帝時廷臣奏民生疾苦無食帝曰何不食
肉糜近聞吳下一貴公子與左右曰世間可
有不殺鷄而食飯者乎又有富翁子問人曰
我等收藏金銀有庫樓貧家收銀貯於何處
眞呆子之害甚於頑子膏粱之家豈可使其
子弟之如是也夫

又史載一朝宰死後其子閱藏庫見元寶問侍從者此物可喫得應曰喫不得曰既喫不得悉揮與汝

隋文帝見蜀王秀不才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辟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虫所損食耳吾嘗服其名言自古以來擅萬乘之威據四海之籍一夫作亂而七廟爲墟一變惑心而萬邦无解者皆毛間之虫也何但子

之賢不肖然耶

梅溪一富翁最貪而吝之極銀幣錢穀日益充積余每對錢煥卿曰此人當有奇禍問曰何也曰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欲無殃得乎過二三年余又曰此人禍且至矣錢又問何也曰饕惟貪吝可鄙而已近聞漸驕橫非速禍哉未幾爲賊刺殺之

好勝者必爭貪榮者必辱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

斛滿則人槩之人滿則神槩之槩者猶言平也可畏哉

人生減省一分便超脫一分如交遊減便免紛擾言語減便寡愆尤思慮減則精神不耗聰明減則混沌可完彼不求日減而求日增者眞桎梏此生哉

圖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業悔既往之失不

如防將來之非

余不善書自諉無字性然亦豈可盡責之性此匹於不修人事而委命者晚年知慕入法然衰老指腕多强復懶放不能抑首臨池每屈意摹倣拙態故在乃知秉燭不逮晝遊歐陽公云晚知書畫眞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

因循二字斷送一生

黃帝云行及乘馬不用回顧顧則神去今人迴

視功名富貴而去其神者豈少哉

富貴之勝於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大利害亦與貧賤者一老也病也死也皆最緊要事不可以富貴移易者且因富貴而加速焉

李長吉言人之生妻子未足爲累惟將死爲妻子累耳

凡邪魔陷人於罪窖求可乘之隙莫如怒時盜入人室必俟宵暮風雨交作狠乃攫畜漁網

之設必在濁水之湄邪魔虐賊貪狠巧漁等
計也故邪魔最喜人怒一人怒不止得一人
因得衆多人何故怒必有敵或遷焉展轉相
牽相陷矣

韓山曰吾人心性原自光明總爲嗜慾蒙昧故
識見短淺果認理眞自然十謀九中生平於
此得力想諸葛孔明劉伯温亦不外此也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十省愆終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知止

凡人憂愁抑厄至於病至於困至於死皆起於多妄想耳何爲妄想曰於人有非分之求於天有過量之望

不求甚富乃所以善貧不求甚貴乃所以可賤不求極榮乃所以免辱

名根之所以害人者求名則勞矜名則傲爭名則忌萬惡之源從此而起造物之所以惡名至人之所以埋照

才者財也人有財盜必劫之故以才得禍者十常七節者岊也高也氣高則折身高則危行高則蹶故以節得禍者十常九

侯景之亂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高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

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何從生此名言也世人若不求利即無害若不求福即無禍何也有利則有害有福即有禍也有利而無害者無心於求利者也有福而無禍者無心於求福者也福禍利害之際惟無心焉可矣

史記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

於家百官長令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而嘆曰吾聞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其後卒及於禍吳陸遜爲丞相子抗大司馬抗子機爲大都督統軍二十萬後軍敗被譖父子兄弟皆死唐杜審權位至宰相子讓能位太尉平章事讓能子曉朱梁時爲禮部

尚書平章事讓能賜死貺爲亂兵所殺三世爲將相道家所忌也漢之蕭曹唐之房杜姚宋身佐英主手造王圖帶礪之盟宜及百禩而曹至子劖封蕭五世絕祀房喬次子遺愛與公主謀反誅杜如晦次子荷說承乾建大事誅姚崇長子彝次子奕奕子閎爲牛仙客幕府見仙客疾亟逼仙客爲表薦奕爲相仙客妻以聞元宗杖殺之宋璟六子渾尚恕華

衛俱以贓敗廣平之業衰焉再造之功若郭
汾陽三四傳不復能振裔孫元亭僅爲永興
教授狄梁公曾孫飄泊岷漢干謁侯王宋相
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一時名
宰子孫相繼宦達數世之後亦復蕭條無一
人在仕版者昔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
墻勿令不牢築者對曰數十年來京師達官
貴人墻皆某所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絕人

自改換墻固無恙公聞之惕然即日請老嗟
嗟盈虛消息指顧滄桑黃粱入夢祇半餉之
華胥而蒿里與歌堂前燕燕去矣又况其功名
勳業萬萬不及數公者哉

唐睿宗嘗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術
數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
心以學術乎上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
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

天下理矣上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請還山許之

人之精神有限過思則竭故昔人有誦心動神疲而有得者北齊李廣夜夢一人出於身謂廣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矣因恍惚成病此雖近誕亦足警勞

田父野叟語以黃雞白酒則欣然喜問以鼎養則不知語以縕袍短褐則油然樂問以衮服

則不識其天全故其欲淡此是人生第一個
境界

世人爲榮利纏縛動曰塵世苦海不知雲白山
青川行石立花迎鳥咲谷荅樵謳世亦不塵
海亦不苦彼自塵苦其心爾

有一樂境界就有一不樂的相對待有一好光
景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只是素位風光纔
是個安樂的窠臼

凡人須是有堅忍不拔之操天下事方有幹濟
堅忍不拔俗所謂耐耐之義謂耐飢耐寒耐
煩耐勞耐辱耐窮耐心耐事耐官職總之曰
耐久不耐則脆薄輕佻風雨燥濕皆得侵蝕
未有能久者也故識得此上之爲聖賢定靜
之學下亦不失爲忍耐漢

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箠可授以官祿者可
隨以斧鉞

凶年之穀亂世之名皆以少取爲貴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覇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日致仕

羊祜嘗與從弟琇書既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衣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萬思遠統制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德豔曰吾儕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辭不往

孟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而色凜然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阿貴近側目或謂
日公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面
壁而已

范鎮以論青苗不聽致仕元祐初首以詔起之
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
爲我强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
矣鎮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
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其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乃云吾今巳了其人於清濁太分善惡太明

宋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公與老僧化成為一作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仕至宰相復何問命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且夕便去得否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

何卜公悵然嘆服去意遂決

宋人云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與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譽少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士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李肇國史補韓文公遊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能下乃發狂痛哭欲絕遺書以為訣沈顏謂文公假事諷時寓意於此蓋憤趨

榮貪位者之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也

偶與一尼禪師言人嗜慾之害因舉西域一國不知鹽味彼有世子見於他國之王王宴之覺盤餐之美生平不識因請於王王曰汝國不產鹽故不知此味於是求鹽觀並乞賜歸本國王從之畀以筐篚遂朝夕飢渴不捨其味雖酣酸苦辣必倍加之久之作渴作病作吐竟至於死今世之貪利祿耽聲色好權勢

而不敬者與鹽味何殊

第阿熱撥西國賢士早年慕道絕世富而喜貧一日向水濱自漉蔬亞利斯第見之曰子有大德大智能與我事王可大富貴何至自漉蔬乎對曰子能與我知足一試履乏之樂可大貧賤何至以言誚我

王聖命先生曰道成是了當時物毀是了當時假如建一宅即修葺不了直至拉然廓却纔

爲了當蓄一器卽撫玩不了直至宴時碎却纔爲了當做一官卽周旋不了直至一筆勾却纔爲了當

先正有言權貴之門雖是通家知己也須見面稀行踪少就好常愛唐詩有終日帝城裏不識五侯門

魏官者符承祖用事親姻爭附以求利姨母梅氏獨否嘗謂祖之母曰姨享一時之榮不若

妹有無憂之樂與以不服不受曰貧人美衣服反招禍與以婢則曰家無食不能供也舒氏內外號為癡姨及祖敗有司執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魏王聞癡姨貧特救之

嚴分宜誕辰宜春令劉巨塘往賀有僕嚴辛者乘間謂劉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曰汝主正隆赫我何能為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無忘今日之托不數年嚴相敗劉守袁州辛方以

贓滯獄劉公憶昔語爲減其贓始得議成嚴父子智不如僕滿朝縉紳智皆不如此僕也

爵位不宜太盛太盛則危能事不宜盡畢盡畢則衰行誼不宜過高過高則謗興而毀來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十謀九成未必歸功一謀不成則訾議叢興君子所以寧默毋躁寧拙毋巧

嘉靖間桃源邑令甘公名勲履任三日捕盜爭

龍爪破其面公自負貌美被爪破遂雉經死邑士紳往哭之公父乃曰吾兒不幸有此然亦前數向者生時夢人相賀持繹聯書二句其上曰四百姚淶榜三日桃源令莫測其兆巳而登姚狀元榜其年進士四百人令令桃源三日夢固先告我矣

亘史云學者修身讀書預養用世之具此但盡其在我至於科目之有無官爵之高下蓋自

有主之者不專係於帖括簿書之間爲得失嘗聞余楚中三夢兆則非但科目有無官爵高下爲有數即登科名次居官方位亦由預定非可强移昔正德末沅州一諸生名月華生平夢中八十六名自嘆無中式之理蓋楚額止八十五人故也及世廟出典邸加楚額五名詔至華在二場聞其事即投筆曰吾中矣放榜果居八十六名予同年孫大祚將謝

選夢所居縣門左畫龍右畫虎選貴溪令蓋貴溪龍虎山在焉又余邑李孝廉位將謁選夢一縉紳投刺視之則朱熹也遂選績溪縣令即此推之科目名次之先後仕宦地方之彼此有生之初業已先定而營營計較强邀以從我者何能有益祗自添一番勞碌而已故學者貴安命

宋眞德秀未第時以命訊日者寶謨閣學士袁

樊教之曰須忘富貴利達之心

富貴壽考其途無窮而天所斟酌於人其分有限第人情艷於其所未至則有愈得而愈無厭心者嘗聞閩中林太守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節祝曰願公百齡公怫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養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人時來說前夢

率皆喜及轉禮侍子告而說前夢者又至公乃愴然有憂色矣夫百歲上壽也侍郎尊秩也而已至其地者遂謂止於此爲不足蓋閨里閒惡少有評風月之趣者曰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着不如偷不着夫偷不着亦有何趣彼希與者意其中有無限之妙而遂以爲不如乃知人情薄已然盡未然大率類此故知止知足之言眞是定心丸子不

可一日不服

猴鼠箴　余自姚安過洱海驛路多山樹猴長子孫其中不可數計時農人藝黒黍將熟猴乃引其子數百爲羣竊食之農家一二人驅之恬不爲動及覩旌旆聞鼓角乃始羣然負其子逸去余因憶猴與鼠性皆貪皆善竊又皆善藏凡卒歲之計必於七八月間遍取而預蓄焉　若橡栗榛棗蔴菽稻黍之類兼收縷别

置諸深窖封焉塗焉以備雨雪沍寒之需山林之人有能踪跡其地日察其所爲者俟其窟峒既溢率衆掘之盡獲所有大約簇穴可得三五石鼠穴亦可一石而二物卒歲之需巧規善閉辛苦積貯者乃復爲人所有夫世之爲官爲吏爲商賈孳孳爲利智殫能索獵人之有以歸於巳亦自謂爲其身計久遠不知頭上蒼翁且默窺陰記或遺大盗或遺祝

融計所累置一晷收去否則陰遣伶俐之兒聰俊之子善鬪者善賭者善告訐者傾敗覆亡其所積累之家亦若鄉人探猴鼠之穴不盡不止噫貪可以致富不可以持富人能奪之造化又能奪之多藏厚亡眞爛鑑也人亦何苦甘心爲貪自同猴鼠不思盈滿之戒也哉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武帝令殷鐵石於王右

筆書中揭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與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韓山性劣不恒惟著述則燃膏不倦丙午春悔年過知非烏兎益疾座右三集其可緩乎不捨晝夜十日間鬚鬢悉白此亦爲學之不知止也

求已軒壁上言當日旻之時無論烏盡弓藏縱無禍機亦宜收歛英華返於沉寂立千秋之

勝場收百年之緊鑰使人可望而不可即可

思而不可擬馳驟一生綢羅一室騎鯨可以

入幻垂釣可以藏眞願理不妨窮死殉酒不

嫌醉埋安身之處最多適性之途更廣

韓山子詠座右編云退結蝸牛一草廬清池竹

影碧窓疎浮名半世成何事不及於今兩部

書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十二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攝生

無疆之謂壽壽也者言順其正而俟命於天固不拘拘於耄耋期頤謭謭於引年長生也孔子曰仁者壽君子之壽也稱德小人之壽也稱年故有積德累行不幸中殂人或貴之縱禮破義或永天年人或賤之是故君子以忘

身狥欲爲戒也以清淨澹泊爲本也以全耳目之聰明爲務也以不戾吾生之眞機爲端也胡爲而生也吾來也胡爲而終也吾去也生任吾來吾無憂也終任吾去吾無惡也一日順乎其正一日適乎其心一日無忝其生斯之謂仁斯之謂無疆之道不然顏回盜跖論壽夭於今果何如也

上陽子曰惟淫慾爲諸業之首修行之士先當

屏絕世慾以絕慾爲甚難者皆愚癡之見初學之士試於無人之境獨行獨臥日以丹經常玩夜則以清淨存心眼前既無亂境一切妄念悉除稍有魔障愈堅其心如此一年半載待其精氣內固自不思慾若慾念未除是精尚未全更當固之丹經云精全不思慾眞名言也

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

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善養氣則無是矣

五穀五蔬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飢渴爲主病四百四病爲客病故須食爲醫藥以自扶持是故知足者舉箸常如服藥

人不衣食君臣道息人不婚宦情欲失半

世人倖而得者災也分而得者吉也人年五十能補其過悔其咎布仁惠之恩垂惻恤之念

奉德不欺聖人知之賢人護之天乃愛之人乃悅之鬼神敬之富貴長守壽命安康是去攻劫之患除水火之災必能保生以全上壽矣

或問孔子人或遷家而忘其妻者有諸孔子曰又有甚焉桀紂則忘其身若以道眼觀之今之人自蚤離寢至夜就寢無非塵勞未嘗暫省其身是皆忘其身矣

王聖俞先生曰伐天和以成就世事辟猶剜肉飾俎刺血染裳然究竟成就亦歸虛幻徒自伐其天和而已語有之寧可疎慵乖物議莫將性命當人情

王陽明先生曰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

吾人不必別求福但有保養元氣百體常康濟

淨齋中焚一炷香讀數行書以聖賢爲師以
魚鳥爲友便是人世上活神仙此惟自得之
趣者知之

凡室齋淨潔俗迹罕至爐香不斷者必有靈氣
棲集其中

風來疎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鴈渡寒潭雁去而
潭不留影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
隨空

袁中郎曰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卽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麼銅池鐵網刀山劍樹也

笥空吾實以典籍屋陋吾潤以琴書腹餒吾飽以義理貌瘠吾肥以精神體病吾醫以陰德子孫愚吾教以義方

硯與筆墨葢器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

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
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
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
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
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
嗜慾之來薰心動魄如不可忍及所之既倦便
似嚼蠟故久宦思田困酒思眠也惟學道者
澹然相求久而不厭

古云節飲食以養其身吾獨怪夫耽麴蘖者韜精沉飲爲長夜之歡擲雉呼盧須傾百斗竟醉矣乃服葛根湯以解酲嗜滋味者恣意烹調羅肥甘於几席盤飧擺列不厭飫不休竟飽矣乃啜苦茗以消悶夫任情醉飽又憑茶葛二物以消磨是何異揖盜入門伏兵勦殺眞以吾腹爲戰場損腸胃多矣與其消解於後孰若適可於前故節之一字當味也

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如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强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度傷也多言雄譚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急傷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致久臥不致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

可過多。凡食多則致積聚。飲多則成痰癖也。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沐浴。不欲遠願廣志。冬不欲極溫。夏不欲極涼。不欲露臥星下。不欲眠裏見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

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初亦不覺久則損
壽耳
内經云膀胱者決瀆之宮化物出焉其言肺又
曰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蓋人生所化之物唯
溺爲多以其爲濕蒸之氣醖釀而成若大腸
所出則物之渣滓耳非所化者若腎之精肝
之淚肺之涕心之汗則又各乘感而生非順
化所出者是以化物獨屬之膀胱之溺子嘗

深察之膀胱一臟不獨化和氣爲物而溺出之亦化病氣爲物而溺出之凡病氣重則小便必澁病氣蘇則小便漸通人之一身能洩病氣無如膀胱膀胱之水洩則脾土實脾土實則肺金淸心火降而百骸理矣是故養生則以實脾爲樞治病則以疏膀胱爲樞

辟穀咽津爲上咽氣爲次咽津者胃中之水上通舌底二竅大有眞味如小兒咯乳滚滚不

止雖應酬交際而終日忘飢若咽氣則閉口住息身心俱寂然後可此不可以歲月效也

龔養正續釋常談謂足寒傷心人勞傷骨見朝野僉載俗諺篇其源出於黃石公三畧

神隱傳云攝生之道大忌嗔怒

養生集要南陽張平子云冬至陽氣歸[illegible]腹中熱物入胃易消化

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涼亭水樹風車簟枕世

不多有縱有之遇流金爍石之時其爲熱自若也食冷物恐生病食熱物汗浹如雨思之爲人何益於事刻得喪利害不能理遣而心火熾甚妻孥累重支吾不暇而家火逼迫當此流火而心火家火爲之俱焚鑊湯爐炭一時頓現一年復一年髮白面皺催入死途不自知也觀此境界可不善護所生

或有疾告若聞聖人祈禱焉答曰爾正欲除有

益於爾耶身垢以水浴神穢以病磨衣污以
煩擱去心罪以艱難除又一人病其師賢者
慰之曰爾爲鐵以病錯則除鏽爾爲黃金以
病煉則增光何憂乎

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
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
可不懷虛生之憂

安靜可以養福

醲肥辛甘非眞味眞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

予鄉有老人九十餘矣而啖氣不減少年予問以服餌之法吃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於脾華色充膿粗快則衹爲糟粕塡塞腸胃耳

朝打坐暮打坐腹中常忍三分餓

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八平生

未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墻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言

囘囘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着寒見南人着夏布裙甚以爲非恐涼傷外腎也又云夜臥當以手握之令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也

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減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輙生悲涼。淸眞寂寞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元右相阿沙不花見武帝容色日悴。諫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蘖是好。姬嬪是躭。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顚仆者矣。年帝崩。壽三十一。

韓忠定公年五十時。喪其閤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幷納妾爲勸。言及輙怒云。我年已至此。復

何爲哉卒獨處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間命小孫溫足教其念書作對句雖極貴自奉甚薄其淸心寡慾如此

靑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則託言病瘖一語不荅余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家不亂以待奇

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天皆不待異術惟勤而已余大喜從而叩之則又復言喑矣

張廷老名珙唐安江源人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血氣多滯拜則肢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用兵攻賊賊平後便須罷兵猶復窮兵不休必

且驅民作賊用藥治病病好後便須抛藥猶復服藥不已必且積藥成病

病有十不治縱恣慆淫不自珍重一也窘若拘囚無瀟灑之趣二也怨天尤人廣生煩惱三也今日預愁明日一年常計百年四也室人噪刮耳目盡荆棘五也聽信師巫禱賽行殺戮以重業緣六也寢興不適飲食無度七也諱疾忌醫使虛實寒熱妄投八也多服湯藥

蕩瀉脾胃元氣漸耗九也以死爲苦與六親眷屬常生難割難捨之想十也

鄖陽鍾都司者酷信方術常服道士韓衍山藥其方以幼女初至壬癸水和藥爲丸服藥久之覺頭重眼眺常見白衣道士曰此藥行也未幾眼珠雙落几上九竅出血暴卒

崑山朱少參年八十甚健愈於壯年曾有一道士傳之方得盆閼不示人後有人賂僕不過

用四物與黃柏知母龜板鎖陽枸杞五味牛膝杜仲天冬黃連又用蔓荊子乾姜柴胡而以秋黃菊爲要藥無他異也

黃山谷煮豆帖云庭堅頓首失牛兒來終日惘然至今頭昏眼痛雖取所喜者爲之亦不能如意也以是不能修問辱手誨喜承日用輕安所須諸方既無人可抄又意趣不佳懶動耳煮黑豆法碓豆一升挼莎淨用貫衆一斤

細剉如骰子同豆斟酌水多少慢火煮豆香熟日乾之翻覆令展盡餘汁簸取黑豆去貫衆空心日啖五七粒食百草木枝葉皆有味可飽也世間不强學力行自致於古人不可不畜此方

兎絲子凡數年所服至多飲食倍常氣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背覺腫急視之隨視隨長赤掀異常蓋大疽也適四五月間金銀藤開花

時乃大取依艮方所載法飲兩日至數升背腫消盡以此知非獨金石不可妄服兎絲過餌亦可作疽如此不可以不戒

置麝枕中可絕惡夢物類相感也

壺居士著食忌云茶久食羽化不可與韭同食令耳聾

養生家忌北首臥忌北向食坐以及冠帶唾溺蓋北方壬癸至陰所居犯者魁罡神責之

箋云睡是眼之食七日不睡則眼枯

今日殘花昨日開爲恩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對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

恍然臺聯五十年方見廣陵月色七千里來聽楊子濤聲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十二攝生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三

邗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好還

善無近名惡無近刑皇天都有記性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先正已有成言較若列眉應同反掌商宗感祥桑而恐懼宋景覩熒惑而憂危天表之應應之以福二世嚴刑罰而恣睢楊廣恃富强而逸豫天表之應應之以災若

夫伯鯀爲黃熊杜宇爲鵑鳩褒君龍牛哀虎如意犬彭生豬鄧艾牛徐伯鯉宣武鼈黃母黿羊祜前身李氏子蔡襄夙世五臺僧史不絕書事難盡紀故編好還第二十三

韓山子自幼頂禮神佛朝夕不懈即從事舟車亦必望空默叩一刻放下覺胸中如有所失然輪廻之理雖信之而不疑亦不敢泥也迨庚子歲同里鄭公遺大悲經卷導余持誦焚

香展讀至十五種善生、十五種惡死、悚然而懼。始知大千億萬衆生無不具在範圍中。敬録之以爲不信心之戒。經云：誦持大悲心呪者，得十五種善生，不受十五種惡死也。其惡死者：一者不令其饑餓困苦死；二者不爲枷禁杖楚死；三者不爲怨家讐對死；四者不爲軍陣相殺死；五者不爲虎狼惡獸殘害死；六者不爲毒蛇蚖蠍所中死；七者不爲水火焚

漂死。八者不爲毒藥所中死。九者不爲蠱毒害死。十者不爲狂亂失念死。十一者不爲山樹崖岸墜落死。十二者不爲惡人厭魅死。十三者不爲邪神惡鬼得便死。十四者不爲惡病纏身死。十五者不爲非分自害死。誦持大悲神呪者不被如是十五種惡死也。得十五種善生者。一者所生之處常逢善王。二者常生善國。三者常值好時。四者常逢善友。五者

身根常得具足六者道心純熟七者不犯禁戒八者所有眷屬恩義和順九者資具財食常得豐足十者恒得他人恭敬扶接十一者所有財寶無他劫奪十二者意欲有所求皆悉稱遂十三者龍天善神恒常擁衛十四者所生之處見佛聞法十五者所聞正法悟甚深義若有誦持大悲心陀羅尼者得如是等十五種善生也一切天人應常誦持勿生懈

急云

龔蕙庵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池豈蒼蒼者亦憒憒耶龍潭指天而語之曰此老雖不急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

李德裕謫朱崖題望闕亭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因遊禪寺壁上挂十餘葫蘆問僧曰是何藥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太尉當軸

時爲釋憾貶死者焚骨貯此俟其子孫來取
耳公慘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徽宗時營西內梁柱窗檻髹用灰布竭洛陽猪
牛羊骨不充用宋昇爲都轉運使其屬李寶
韓落最用事溶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
從之一日寶暴死而蘇云冥官問灰骨事有
數百人泣於庭查係韓溶所議遂釋寶還但
見吏抱文卷風動其紙尾有滅門二字耳後

三日湣有二子連死湣妻哭之哀亦死已而湣亦死舁時已爲殿中監未幾下血數斗未旬亦斃

晉王範有美妾桃英與門下二人通姦爲內督孫元弼所覺二人懼弼先告乃共謗桃英與弼有私範不察遂殺弼時有陳超在坐贊成其罪後超出行至赤亭山下雷雨日暮有人叟超入荒澤中雷火照見一青面甩髯來[illegible]

子曰吾孫元弼也候汝申理又曰王範既爲
事王當先殺之相持至天明失鬼所在趨奔
範所範與妾已暴亡矣超懼逃走長干寺易
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自
慰曰今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
水中以手搏超鼻出血升許數日而斃

杜嶷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
簾讀之嶷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聞嶷乃

嚼吞之嶷謂是情人所寄命剖腹出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嶷看嘆曰吾不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夜見妾訴寃旬日而死

嚴武私一鄰女竊以逃女父訴縣捕急武乃以酒醉女夜解琵琶絃縊沉於河後武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有道士謁武曰寃家在側何不自咎問狀若何曰有少女項上一條樂器絃武

懼叩道士求捄道士曰吾有法公當自求之乃含水噴柳枝掃地瞋目叩齒良久有吁嗟聲女子披髮至前數武曰某從公是某失行於公實無所負公懼棄之可矣何恐見殺今訴於上帝期在明晚不可寬矣次日黃昏果卒

崇禎壬午戚畹田弘遇奉命普陀進香回舟停金陵一日噴嚏鼻孔中落下一小人在地長

可寸許未幾漸長與人齊田問何人罵曰我淅江昌化驛驛丞也我得何罪你打死我我訴天帝令我來尋對頭弘遇始悔前事之失少頃不見其形矣未幾弘遇遂死

郭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觜入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賂隱之人莫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膿血不絕迸落透喉遂死造化手裏却使不

實郎中上尋知濫枉以文書旣行不便改正
并盜同斬郡門妓臨刑曰無鬼則已有鬼必
訴因彈琵琶數曲而死未幾陶夢妓至欲理
前寃陶寤遂瘋癲頭反著背四日死
友人朱道徵爲余言其先大父佐政嘉興時有
陸榆子方七歲手佩兩鐲爲人誘至陸家園
壓之石下以死官百訪不能得叩之神踰數
月忽一人取白魚壓死會龍橋下其妻聞變

訝曰謀人以石斃人以石報應何不爽乎乃始知爲謀殺陸楡子者誰謂天道之遠耶

宋恭帝云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

萬曆甲寅鳳陽倪秀才之妻徐氏房奩頗盛其侍女緋桃自恃才貌與寵於主公而專內柄焉値主母患痢緋桃欲乘機斃之謀於靈婆得毒藥數丸將和痢藥以進未及逞謀忽夢中自言爾若藥死願謝金飾一匣凡與靈婆

所謀夢中忽自陳焉同睡者詰之則曰未嘗有言適腰間有丸藥墜地又詰之則曰我心悶欲治耳即取吞之少時便血直注號呼而死

中官馮保客徐爵久奉長齋其未得罪之前一年忽見寸許童子行几上驚問之曰吾乃汝之元神也汝不破齋不得禍否則禍旋及之矣已而蒲州相公召飲强之食始破葷血未

幾遂以論奏逮下獄

唐鄭注姧險左道熒惑人主爲天下側目鄭鎮鳳翔日有草如茵生於紫金帶上注既心有所圖乃喜謂芝瑞識者以爲物反其所夫草生於土常也今生於金是反常也鄭氏之禍將至其不久矣注又嘗置藥篋藥化爲青蠅萬數飛去注頗惡之數日不視事未踰月而誅焉

滁州來安屠牛爲生每教其子覩我用刀欲其
其業一日市歸晝寢於牀子持牛刀劃然斷
首里人共執詰其殺父子泣曰當下刀時只
見是牛不見是父因見牛眠學父刀法故陷
茲極刑萬死何辭

一寠子上吻生一贅肉如展兩手下覆其口每
有飲食則揭贅肉以就焉艱楚不堪狀亦奇
醜或問其所因乃曰少年無賴寄籍軍伍嘗

於佛座案下偶與同伴刲一羊分得少肉旁
有一佛像上吻大開似可容受因寄羊肉於
其中不數日遂嬰是疾

玉山有人軀體豐肥無比乃預買巨木造棺一
日有僧至家其軀之豐肥與巳無二與以錢
帛俱不受問何所須曰願乞公舊棺耳其人
即與之無吝色後數年解糧往京舟次某地
病故家人買巨棺無所得偶憩一寺見前僧

出焉家人告以故僧曰前棺故在願以見還
其人始得殮

紹興兵火之變所在荒涼盱眙有市人儲醬一瓮獲利已多然貪心愈生設計售僞日以醎水及碎瓦屑炭煤之屬和之得利十倍一夕風雨屋棟桁折而夫婦正臥其下皆壓死瓮以破焉而傍舍畧無損動何提刑詩云萬僞何緣鬬一眞時間瞞得面前人生男種女多

喑啞果報原來必有因可不信哉

劉原父晚年病不復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認識

人言永興中多發塚墓求古物致此

淫穢一事極爲損行賣倫獲罪最重故陰律謂

淫人妻女者得絕嗣報吁可不戒哉

往年兗州有人家贅壻與姐妹私通事頗露二

人屢自分疏既而語家人吾二人不能自明

當共詣岱山嶽質諸天齊帝遂與俱往告於神

曰吾二人果有私乞神明加誅祝訖下山各
以爲掩衆而已神何知焉行至山半趨林薄
僻處行淫久而不歸家人登山覓之始得於
林間皆死矣而其二人陰交接粘着不解方
知神譴之以示衆也
中貴楊戩於後堂作一大池環以廊廡扃鐍周
密每浴時設浴具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
人躍入池中游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

但謂其性喜落於池耳一日戩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床上乃一蝦蟆大可一牀兩目如金光射人盜爲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爲人乃戩也起坐握劍問曰汝何人盜以實對戩擲一銀香毬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切勿爲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人以巧勝天天以直勝人

意撒曰西國聖公主一日跽上帝臺前誠心祈曰每害我者願天主賜一恩以報之輒聞有聲曰生平所行德未有感動天主如此願者今悉赦爾一生之罪也

雲南曲靖府眞峰寺碑畧云本朝正統中眞峰有鏡中長老晝夜不寐者四十餘年夜嘗以素珠撒地一一探之仍集成串以煉睡魔後欲建寺卜地得龍潭祝曰爾龍須上山以此

借我寺成爾亦有功矣日視之潭水已遷於山頂矣今泉水滴溜流樹杪穿廚繞廊甘洌異常即龍徙處成化中黔國公過宜良有皂冠緋衣來迎左右不見公問此中有神祠否對曰有土神甚靈時公尚乏嗣遣人禱焉夜夢曰世卿之貴須積功累行者來尋而內人有娠一日公坐廳事見鏡中入內俄而不見方異之報胄子生矣即繼軒公也詢鏡中化

辰與誕辰不爽晷刻韓山辛酉年十六歲時曾一到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入十里外民家產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可與吾家人來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曰汝輩來何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侍妾往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主翁來婢歸言之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生事胡即抱

女於懷女附耳切切寄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傷與敘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爲前世娘女言幽冥間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爲一犬過蹄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憶了了既長胡將以嫁人女不肯言當從佛法不嫁終身胡不能强既至

十六七胡以事死既而子與家人俱死惟一
二婦女在不能活乃强嫁之今安然纔二十
餘歲耳

叐宗萬知前生事年五歲門首見一僧牽其衣
呼是奴子和尚滂泣不已衆罔知情僧將去
堅覔相隨往寺似熟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
讀的經安某處何在又云念珠雜戲具子在
某處果然取得僧方悟云是貧道前手下竜

子年七歲而卒今涉五載矣其經是觀音經
品試之尚彷彿記耳
舒尚書應龍子弘志弱冠中鼎甲持齋禮佛爲
方外人未幾而天一日有猺者皁子視其背
有紅文招知書者讀之曰劉弘志并父母妻
子之名氏猺不敢隱送歸舒公公異其紅文
撫爲己子若非舒公夫婦抱持則號泣不止
其舉止與弘志初生時無二今已四歲矣舒

令之出見錢某御史故歸而道其事後舉鄉
薦
掛大參敬容其尊人好善老而艱於子一夕夢
入古廟中祈嗣見有三佛在上因泣拜於地
三佛憐之左右佛交推其中佛中佛遂起身
下忽然驚寤彌十月大參公生絕無胎髮是
夕其尊人復夢入古廟見三佛中缺一叩其
故左右佛曰賢嗣是也後公登嘉靖戊戌進

士以軍事留邊四十日盔甲不解敵退解下髮髠盡訴之致政家居有刼寇取公綁縛之欲加箠楚忽若有人從衆中奪出自是得疾一日有老僧携杖從大門直進竟達寢室以杖抑公曰汝尚執戀此不憶坐國路耶時其家戚目之巳而不見公是日遂終

前生之說多矣如平子後身為中郎徐陵後身為知威武侯後身為韋皋鄒陽十三世為蘇

軾瑯琊僧後身爲張方平五臺僧後身爲馮
京張車騎後身爲張雎陽五戒僧後身爲子
瞻鄧禹後身爲范淳夫李德裕後身爲趙鼎
才名功業頗足相當至於許元度之爲蕭詧
永師之爲房琯謝靈運之爲邊鎬馬北平之
爲馬仁裕顏延之之爲潘佑牛僧孺之爲劉
沆武夷君之爲楊億玉京之爲王素已自墮
落一層劉公幹爲昏愚小吏澤公爲浣衣婦

人子羊祜出於隣家阿練本於沙門王十朋出於嚴伯威韓滉爲仲由又何輪迴之懸絕至是也明徐國公鵬舉爲岳武穆托生馮宗伯琦爲韓忠獻托生然皆功業不逮遠甚王文成前身爲僧差不失故步耳然總之或揣摩近似夢兆偶符恍惚以一事爲憑或逗漏於異人指點而悟耳讀稗官得數事焉玉堂閒話崔愼由初以未有子嗣頗以爲念有僧

常遊崔氏之門崔因告之且問其計僧曰諾
夫人盛飾而遊長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詬之
彼若不顧更之他所若顧我厚當厚結之俾
感動其心則其後身爲公子矣如其言初過
二處不顧後至一院僧年近六十矣接待甚
勤至崔亦厚施之自是供施不絕僧乃曰身
老矣毋以報公願以後身爲公子不數年僧
卒而子生手有綱僧二字錢氏私誌賢穆乳

母永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云大主以未得子爲念何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光玉遂擇日與賢穆同詣玉仙止雷知觀老道士一人祝香禮禱道士見貴主車服之盛欣艷富貴云願得貧道與貴主做兒子歸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賢穆夢玉仙知觀來亟遣人問道士動靜且祈禱知觀自去年大主上廟後便不安不下床日久矣聞人聲問甚

處人來報云錢大主臨壽賞香燭祈禱知觀
曰來催我也是日告殂大父寶關善推步午
時遣人報光玉云符數七十有九若今日酉
時生是有福節度使伯兄果酉時生平生淡
薄享年七十有九三朝野史史彌遠父丞相
浩與覺長老道契極渥史一日問之曰我好
和尚好覺見堂與中簾幕綺羅榮華富裕紛
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荅曰大丞相富貴好

老僧何好之有既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堂上儼然見覺長老揖而去入使人往寺中已圓寂於法堂頃時浩堂裏弄璋矣夷堅志葉文鳳溫陵人登進士第調官天台簿遇生日於旅邸假寐夢人請吃麻糍既覺聞隣居老嫗號哭問之曰以兒忌日作麻糍祭享感泣耳文鳳問其所業曰業詩命取其舊業視之乃與葉

及第程文一字無異因拜嫗爲前生之母奉
之別所漫筆載嘉靖甲辰張子徵有外弟趙
生其前生爲大同趙某子列本學增廣生暑
日迎督學因凉飲火酒大醉卧樹側僕以
水澆之遂氣絕魂遊水邊見犬來畏爲所嚙
適有孕婦在旁避身婦邊不覺入其婦孕中
是晚婦産子生見巳生爲嬰孩卽悟託生在
此北地貧者生子不坐月卽往餉田間時有

一犬在床前生呼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勿使犬近床婦人大駭以爲妖欲擊殺之乃不敢言至五歳見乘馬者呼其名曰我是汝母舅某生也其人驚報其家以錢贖回其妻尚未改醮也又宣室志通州王居士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問諸王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耳其縣令某者即此女

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爲善幽冥祐之過期今九十餘矣令歿之日此女當愈鄭君使訪之果有此令後月女忽若醉寤再驗之則令以女疾愈日卒矣養痾漫筆徽宗即江南李后主神祖見秘閣江南李主像再三嘆其人物儁雅而徽宗生時夢李后主來謁所以風流文雅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直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高宗於韋后生時徽宗

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之而夢亦同須臾報生高宗建炎渡錢塘建都百有餘年豈非乞兩浙之應乎神理往還夙生直如旦暮此更其灼灼者安得謂釋氏之盡屬虛誣也呂祖謂韓山子往世爲普陀山僧或亦有之乩筆云夙世老僧多道學陀山修鍊苦辛艱回首紅塵思一念豈知今日到人間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三十三好還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十四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心穴

檀弓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弗得見也此古之人不忍親骸暴露葬以瘞其骨而自安其心且不封不樹令人不知其所在斯其藏之又藏者也後之人侵假不思遂從風水之說大其塚墓廣其松楸謀地而穴擇吉而

笈惑於貪求巳失古道猶可也至近人多置棺而不葬有一姓而三代之柩猶存有數孫而一祖之骨不掩此尤惑之甚者也貧賤者勿論矣雖富貴之家亦有之始不過卜地而停後必至因循而失或遭盜賊之剖竊或遭水火之漂焚或罹事故而家業消條或值遷移而子孫零落或年月深遠而骨朽骸枯或地址荒涼而獸侵蟻食以致遺弃於荒郊古

廟敗棘頹垣者不可數計無後者莫可如何若尚有孤兒寡婦藐弟弱孫是乃何忍聽其委壞夫死者之歸土亦猶生者之有廬舍室家也今人一夕露處冒寒受濕則身體必病矧死者風吹日曝雨雪淋漓片木幾何魂必慘斷其徘徊於風晨月夕泣露號霜唏戯感嘆而望若子與孫之葬已宜如何哀苦無聊妻冷自訴與動其心耶而子若孫方宴寢酣

歌忘歲月之深風雨之久而不覺也多有終
巳之身不見葬親之事重泉之下罪孰加焉
余勸仁人孝子大發良心勇於圖葬上戶不
過十數金中者數金下者一二金皆可隨力
而厝就地而安如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以薪
葬之中野又春秋紀葬不擇日司馬溫公論
葬不擇地勿信陰陽術拘忌百端以阻廢事
死者入地魂魄必樂譬之果核穀實種一者

土芽甲隨萌骸骨有靈自然得氣一體相感
蔭應必多余云雖草率而葬尚愈暴露於郊
墟也古人有瘞遺骸致獲其報則知死者樂
於藏土其不擇地也明矣故知根本培而枝
葉茂未有薄於先而昌於後忽其本而福其
身使賢者信予言以爲是而速葬猶不失爲
孝子不賢者笑余言以爲迂而不葬世必謂
之忍人復何害於勸葬之義余自入新安見

柩多不葬比屋聯椽置於山麓之下戶牖垣墻宛如城市斯乃貧風水速得以求利或一發而敗者久必圮壞並柩不存此尤愚而惑於財者曷若葬之爲安也惟願天下之孝慈者必誠必信合天心察地理竭力厝埋不謀而遇斯可遠禍敗而致嘉祥易貧賤而爲富貴矣又焉往而不獲報也敢直文而爲之勸

孔子曰古者不修墓非不修墓也葢必誠必信

巳當葬時而預為一定不動之計其慎終尚
如此況舉既葬之親而欲改之遷之何可以
慎終不如是乎今之人有輕信人言或為富
貴而動其念或為禍福而惕其衷往往改葬
彼其事得已耶抑不得已耶如其不得已而
有水蟻及他患改之無不可也然亦有為野
師所惑誤改吉地者令親體不免暴露吾恐
仁人孝子當不廿其顙之有泚矣青烏經云

凡地有五不祥者可改一塚無故自陷二塚草木枯死三家有淫亂風聲少亾孤寡四男女顛狂劫害刑傷瘟火五人口死絕家產耗散官訟不息改之如見三祥瑞則勿改一見生龜蛇生氣物二見紫藤交結棺木三有水珠泡色如乳温煖或有氣如霧穴中乾燥無水蟻並吉甚哉有味乎其言之也予推廣其意特立五戒曰人丁蕃衍者不遷年代深遠

者不遷無五不祥者不遷不犯五患者不遷

程子曰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

溝池窑竈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家

道平康者不遷誠欲人之愼之也雖然禮有

改葬之服曆頒起攢之日古人亦未嘗不遷

如不得已須得明師再三商確大抵地無全

美只當察其輕重緩急如有財無人須求溫

煖之穴有人無財宜尋得木之地審其有地

果勝舊墳然後議遷如舊墳無大禍患可以平穩則當别求吉地接福於後未爲不可奚必於改葬哉是故慎之一字改葬者所當繹思也

吳文正公云凡人得吉地而後反凶者其病有二一因固執已見移穴易向地師務承順不復據經一爲旣獲吉地而子孫輕信人言無故遷改他姓得之因而獲福要其原皆冥冥

中有使之者然耳德不積而求地猶不耕而求穫也存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牛眠鶴舉雖奇遇只在方圓寸地圓朱謙父曰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皆貧賤迨至富貴力可求人事盡時天理變吁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

范平仲云山川英靈之蘊冲和之粹必有神物爲之護持乃宰物者秘之以待善人也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故吉土之遇每在夫貧賤之初凶土之藏輙卜於富貴之後若夫神功果可奪天命果可改則古今宇宙在一家而造化之機息矣

郭書山之不可葬者有五氣因土行而不山不可葬也氣因形來而斷山不可葬也氣以勢

止而過山不可葬也氣以龍會而獨山不可
葬也氣以生和而童山不可葬也又云勢來
形止是謂全氣全氣之地當葬其止勢若不
來氣不至形若不止氣不聚
集解水去終不如水朝水朝又不如水聚葢水
是動物其來去恐帶殺神或生湍急惟到囊
聚處則神藏殺沒又且無聲故吉經云朝山
不脫水無聲此是山家第一靈又朱仙桃云

有案須端正無山要水朝

凡自主山上發出四五枝來龍者須合仔細辨認一枝是正龍受穴之山若是正龍自出身以來到過度處兩邊必有峰起遮護不令風吹雨射仍行動屈折起伏頭面端嚴秀麗手脚光彩圓淨自然與衆山不同衆山高大此低小衆山低小此高大且兩邊山之情勢皆似囲定我身不敢離動別去之狀其傍龍山

若不是住在穴後爲正龍作送托夾室之類必是逿出穴前壓取左右數源之水聚在面前爲正龍穴作明堂及作護闌案山之類故辯認真龍只看數源之水聚在何處自然四表六證分別得正龍與傍龍出也凡辨貴賤龍大槩亦同又郭書云重岡叠阜羣隴衆支當擇其特大則特小小則特大謂衆山大則取其小者爲特衆山小則取其大者爲特也

李淳風小卷山之發腦處爲生氣生氣則未成發足處爲旺氣旺氣則未伏窮絕處爲絕氣絕氣則已息枝蔓處爲散氣散氣則無歸歛側處爲敗氣敗氣則多離孤弱處爲死氣死氣則多暴所不用也又集解山因氣而行內氣沖和則外形溫潤內氣絕滅則外形乾燥

夫葬者乘生氣也生氣者乃地中之氣也旣無生氣葬之奚益故善葬者必察其外形而

知其內氣水流於外謂之外氣氣行地中謂之內氣

曾公曰來山一起一伏爲一候候五里也主十二年之吉凶

范越鳳曰千山萬水最難狀中有來龍爲主將前峰磊落盡拱揖端然一穴龍頭上忽若破碎爲定形爭龍爭主休尋訪注云羣山雖多必有一山爲主一山爲賓如有兩山入路而

無賓主之情者謂之爭龍爭主之地乃主大
凶
松筠曰凡尋龍之法先求氣脉取穴之法先定
明堂蓋氣脉眞則衆山朝明堂正則諸水聚
韻府續編唐張說市宅浮屠泓戒毋穿東北隅
一月僧怪宅氣索然視隅有坎丈餘驚曰公
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曰
容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有瘡痏補他肉

無益也後諸子背以貽污見序

撼龍經問君疑龍何處難兩水之中必有山兩山之中必有水山水相夾是機源假如十條山同聚必有十水歸一處其間一水是出門九水同來作門戶

大凡點穴乃地理家第一難事故前賢謂點穴之法如用針如着艾蓋針灸而不得其穴非惟無益於病或至誤燒了皮肉悞針了筋脈

反生他病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行數百里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爲事不知自已一個元吉主人却不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神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交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

宜即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舍或即此
稍遠另卜穴或竟去此另卜穴亦無不可葢
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
則彼爲可憫故寧須我費事無遽攘臬下之
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有眞地不
更有佳地襲穴以葬毋乃不吉乎若營域在
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葢生有
隣人死有隣鬼其理一耳

梡木漫葬歷代送終之禮至始皇爲甚侈竆天下之力以崇山墳傾天下之財以滿藏郭盡後宮之女以殉埋葬墳土未乾而國丘墟矣其他如漢唐宋陵寢埋殉貨物亦多漢用即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亂多遭發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蓋有損焉元朝官裏用梡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以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

至其直北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識遺跡豈復有發掘暴露之患哉誠曠古所無之典也夫葬以安遺體遺體既安多貴以殉何益更以人爲從者不明之甚也痛哉

先文公之祖退翁名森字艮林墓在政和縣成化里護國寺西父韋齋公名松謚獻靖墓在崇安縣上梅里寂歷山母祝氏夫人墓在建

陽崇泰里寒泉嶺仰天湖形文公墓在建陽之嘉禾里九峰山下風吹羅帶形退翁以前墓皆在徽之婺源去考亭固已甚遠而退翁韋齋文公之墓各在一縣去考亭皆百餘里何嘗拘於附近祖塚之說又攷文公葬父亦嘗三遷而最後遷處與葬母同年按家譜乾道六年正月葬母八月改葬父亦未拘於父母合葬噫此見我文公燭理之明不狃於俗

足可爲法矣按文公年譜云紹興十四年葬
韋齋公於西塔山其後改葬於寂歷山中峰
之原及考文公遷韋齋公墓記曰初府君將
殆欲葬崇之五夫卒之明年遂定於靈梵苑
側時熹㓜未更事卜地不詳懼體魄之不安
乾道六年遷於白水之陽鵝峰山下又考文
公慶元五年撰韋齋公行狀云公卒之明年
熹奉其柩葬於崇安縣之五夫然公所藏地

勢卑濕懼非久計乃奉而遷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峰曾舍之北即此而觀乃係三遷葬也

崇禎戊辰秋余甫十三歲先方伯公卜地於湛家塋葬榮祿大父葬畢適有西蜀中翰劉宇揚公善堪輿爲内閣宇烈公觀察宇亮公之弟以賁詔過先壟云此地十年之内凶不可言十年之後當發於萬里外以案山遠明堂

寬故也先宜武貴可臻侯封文璧拱秀又賞有賢者出未幾果先叔先嬸亡弟相繼没伯仲今又死封疆是時余尚未舉回江都之志今果居萬里忝鎮名藩或風水之使然歟索解

書一卷麟駿輩後世編入於此

滇永昌大司農王公弘祚太翁光祿大夫諱國治與先君子賓冢巴蜀光祿公丁艱卜地一夕夢羽衣翩蹮而至謂曰君求地乎某有地

遺君因出袖中以示之詰旦果有道人以售地至與偕行出郡城龍泉門三里許抵團山登高四望與夢中無異遂葬焉今司農公位崇德備雖本端毅康信兩公之培養而風水豈無徵焉

蘇文忠祖端正道人樂善好施有一異人頻受施捨因謂曰吾有二穴一富一貴惟君所擇道人曰吾欲子孫讀書不願富於是偕往看

山指示其處命一燈燃之於地有風不滅主人遂以葬母道人生老泉老泉生軾轍文章震天下惟積善故異人至吉地得矣世之爭地致訟因而殺人及圖謀侵占揭墳利己者知此義否

顧孝直云成化間先高祖贈尚書公誠為始祖處士公海卜地樊家山穴既定葬且有期矣夜夢朱衣象簡者曰我故宅也能相讓五尺

乎已贈公穿穴下丈許堪輿家執之不聽葬

後復夢前人謝曰未壞我宅甚善無以報德

當託生爾家以亢爾宗我乃宋曾子固鞏也

越一年而尚書公伯祖璘生

洛陽周公濟母喪躬脩塋域見艮方多磚公曰

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因增土數尺是

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

問其名曰乖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宋張忠

定公詠之號也已而考之實葬其地周公正
統時人由監察御史官至安慶府知府
吳都憲誠其父濟人利物學孶不倦同里一百
戶欠官銀無措議鬻妻以償翁聞而嘆曰伉
儷中道相背彼夫妻子母間何以爲情吾幸
不至飢寒且力尚能展轉措辦顧袖手以觀
人離拆乎遂曲處代爲完官百戶感泣而去
後數年尋地葬親地師尋一穴詢之正百戶

產也翁復備價買葬當時尚葬高一穴後雷雨迸下一穴即生都憲公兄弟四五人皆巍科人咸謂陰功所致

劉洵之祖世業醫忽有徒犯病臥門首饑瘠顛連劉母詢之知其誣罄奩飾代以贖罪時母方懷娠將產夜夢神云受地之人明早生看地先生明晚至次日果生洵晚地師至引觀此地即前徒業因買葬之洵後舉會魁仍出

甲科六人。

宋丞相鄭昭先之祖。弟嘗殺人抵死。祖奮曰。吾弟未有子。吾當代死。自首於官。因死獄中。而釋其弟。弟出不德其兄。反凌其孤寡。其子乃携母貢酒嶺上。母死。子遇一仙人指山下地曰。白羊眠處鷓鴣啼。此貴穴也。葬之五世出宰相。於是奉柩遍覔至一處。有羊起鷓鴣鳴。因停其柩。天忽大雨。湧沙壅其棺。五世果生

昭先仕至平章事

寧海方正學先生父將葬祖已擇日矣忽夢朱衣人前跽告曰公於某山之陽作尊翁大人壽藏但吾九族居此數百年乞緩三日春回天上吾當遠徙言訖辭去明日啓土有赤蛇千餘尾其一長數丈蠢所夢朱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忘夢中語竟火焚之有煙一道直至先生家時母方[illegible][illegible]

月先生誕焉厥狀甚異舌能餙入鼻中幼頴
異長師宋景濂先生官學士盡忠建文君遭
赤九族或以爲蛇之報云
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
兄而福弟大雅云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
入地矣
唐智興微時爲徐州門子有道士居門側智興
每旦掃道必掃道士門智興母死道士善審

墓地引智興立一竹策以表其處曰若定此地兩世方伯智興他日再往視竹策叢生遂葬焉後果爲方伯

唐僧泓師自東洛回語張說䣛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試請假兩三日百僚至者貧僧於簾間睞相貴方付此地說如言果集朝士及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與公等可以授此說召乾曜與語源曰乾曜大塋在䣛門先

人尚未啓祔今請假歸洛故拜辭說具道泐言欲同行源辭以家貧不能辦此後泐復經鈌門見其地已爲源氏墓矣謂說曰天賛源氏者合窆處本高今則窆矣合高處本窆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鈌之所皆合作者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卜者村夫耳問其術乃憑下里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大貴矣後乾曜自京尹拜相爲侍中者迮

二十年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徽宗弗之信旣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支隴以洩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在但時稍晦將爲偏閏之象不克有終至靖康僞楚之立踰月而釋位逆豫旣僭遂改元阜昌且祈於金謂丁籍洽力役踰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豫與張邦昌二僭皆阜城人李

知所占云

黄進者本舒州人爲富室蒼頭奴隨其主翁爲父擇葬地於郊外山間與葬師偕行得一穴最勝師指示其主云葬此他日須出名將進在旁默志之是夕乃挈其父之遺骸瘞於其所主初不知爲何人也已而逃去爲盜坐法黥流又數年天下亂進嘯集黨類改涅其面爲兩旗自號旗兒軍寇擾淮甸間人頗識之

朝廷遣兵捕之遂以其衆降後果立功至防
禦使
葛源劉道人精於相地嘗往來永豐間有小民
禮遇殊殷勤劉感其意爲擇地營葬且云誠
爲大地但未知若家有能受此者否其人呼
舉家出羅拜於庭劉視之不懌謂曰汝家俱
無人能當此地者獨某孕婦似可耳然須臨
中門三年則吉遂辭去後其家如言閉門某

婦果生子狀貌大異凡見至二載餘家嘗娶
婦遂開中門是夕見死家人相繼疫作乃爭
謂地不祥發之則有氣如蒸矣是人家竟銷
耗又嘗爲妻姪卜葬云後多顯至出王妃須
遷不爾禍且莫測後妻諒妻性相繼登仕籍
女爲寧藩妃咸謂地吉不果遷竟坐族葛源
本余邑今隸興安
福建林達性極貪婪欺壓良善五子俱有父風

親族懦弱者皆被侵奪里中一人父卒有墳地絕勝逵僞作契券稱其父在生時貨賣與已遂遷父骨葬焉里子爭之不勝終日訴天稱屈一夕逵夢父告曰吾今絕嗣矣爾侮宗族不足又欺人孤子而占其地地雖佳今山靈震怒發水衝斷龍脉冥司不久追爾父子矣逵大懼而醒是年與五子俱死家業索然

剡溪陳務婁少與二子寡居宅中有古塚每飲

荼輒先祀之二子曰古塚何知徒以勞意將
欲掘去母苦禁而止夜夢一人云吾止此三
百餘年没者以依土爲安若見毀冥恨不淺
今賴卿相保護植德厚矣又享吾佳茗雖泉
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
萬似久埋者但貫新耳噫孰謂荒壤可侵暴
乎
丙午上巳後偕里中諸大夫從事於廣陵皇華

座中太守李公鏞金言丹徒靳相國貴極善堪輿卜龍脈之最者父母夫妻分塋四處欲希身後福蔭至詳且審時人以地名爲詩云父葬姚溝母戴灣妻埋白兎巳常山若然富貴聯翩起只在尋龍指脉間果下世不一二傳無論無聞即今僅一二丁不能計朝夕靜一聽之豈人謀之不臧也悲夫

嚴分宜在位日集天下堪輿家遍邑訪求吉壤

一人獨指一地曰葬此子孫尚有拜相者分宜如其言而啓之有古墓在焉驗其碑乃嚴氏遠祖也

蔣道林少時卜吉葬母臨出殯雨大至道林戒昇者曰毋庸亟請俟天晴或餅晴未必吉奈何道林曰吾寧以晴之故圖安吾親不欲以吉之故圖禍吾身也遂止不昇待晴而葬之然亦未嘗不吉噫若道林者可以法矣

閩越黃撥沙善覘墓畫地爲圖卽知休咎因號黃撥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木根傷葬者左目發墓果然出之卽愈

閩豫章舒狀元諱芬者童年穎悟其父與形家謀風水形家得一地語父曰此地當發鼎元然必四世之後乃應其父曰吾欲取快目前四世後吾骨朽矣無所用若地也芬在傍曰父無患若地果勝請移王世祖骸骨葬於此

即應在兒身矣父從之芬果發大魁人皆謂善地之應余謂芬穎異若此即蒼舒之測象君實之擊甕何以加焉彼其才自宜首魁天下豈專以地勝哉

或謂墓誌爲不朽事非也安得有如許不朽人也志以志不忘也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凡可以志不忘以係子孫之孝思者也皆當志之祭文亦然禮亦曰祭者思也

韓山三集成志感詩四章云先著修齊后靜觀一編自署道人韓曾經倦眼爐中雪常載頭山馬上鞍數帙詩書身未老半窻風竹夢搖殘浮生不作終朝計此際能貧此際歡溪堂一幅輞川圖人與青山相對言省察過愆遵祖考寬留地步看兒孫三句屢市乖龐節萬里松楸泣夢魂圖報自除天地外世間於我盡多恩

不覺知非到五旬從前嗜慾勝驅牲今於富貴

牽情少故此詩書得力眞義士儘多廉且孝

丈夫無數美而貧世人不識盈虛理身後猶

循郭景純

詮訂文章付棗梨古人於我各分題昨宵自至

雲中犬連歲常生頂上犀半世浮名畢管晏

百年末節小懿齊困眠渴飲今吾事日上西

樓荃碧雞

廣陵第二部書合初集四十八卷計二千二百
二十四則
此書二部若子弟知識少開置之案頭即便逐件解說使其知得安分是當然的勤儉是當然的富貴是不可強求的財利是不可輕取的禮義廉耻是要緊的法度是要遵的善惡果報是毫釐不差的反此則辱身亾家敗名喪節父祖何樂其有子孫也自幼明得道理

識得利害忍得耐得脚根立得定紛華不能惑是非不能眩命通耶必然利人濟物福延後嗣命塞耶亦不失爲無懷葛天之民韓山子雖以爲家之子弟戒亦願爲世之子弟勸

男朱紫雲卿甫較謄

孫男 承麟 承獬 承駿 承彪

侄孫 承鷵 承鶽 承鷚 承鸛 世業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十四心穴 全

詠小兒逢物之證

今世變之譜可

冢想專結來生

道果

本堂藏版

徽國藏家

四宋北里